

黃金組
·
佳作

得獎人 鄭端端

1953 年生於彰化和美。農曆生日恰逢正月初一，是人人穿新衣、戴新帽的節慶，祖父特為此取名端端，希望端端正正的長大成人。自幼喜愛閱讀寫作，受家族宗教的薰陶，求學期間擔任惠明盲校和臺中生命線的義工。目前，參與臺北市信義少輔組已十年，輔導青少年身心成長是最大的興趣，也是終身志業。曾獲耕莘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九歌少兒小說文學獎。



雙面名牌

安養院的試住期限將屆滿，若簽了住院契約，人生剩餘的日子可能被貼上失智的標籤。生活在這另類的國度裡，尊嚴似乎已不重要了。

晚餐時分，生活照顧員小倫宣布，明天將安排爺爺奶奶們前往圓山區的臺北花卉博覽會遊玩一日。該注意的瑣碎雜事還沒講完，自封空軍總司令的陳爺照例搶過麥克風，扯開大嗓門，高聲朗誦起國父遺教，背念兩三短句後，轉換低聲哼唱第一百零一首的老歌〈梅花滿天下〉。

大食堂裡，沒人給予理會或哄笑。努力填飽肚內饑餓的胃腸才是存活的基本生理需求。

頭髮灰白、頂個小平頭的老王，嘴角掀起一抹笑意，低著頭飛快地扒完餐盤裡煮得熟爛的養生蔬菜和鬆散糊成一坨的紅燒獅子頭，再藉著半碗蔥花海帶清湯，把營養師計算的卡路里全部灌進喉嚨。

「我吃飽了，好吃！」

兩星期以來，不再陌生的中年護佐胖姐兒一邊忙碌餵食重殘的老人，一邊對他這位新進又整日異常安靜的糟老頭，露出困惑的微笑。

用完餐食，他悄悄離開老吾老正樓的大食堂，朝自己住宿的另一棟三層樓建築物「桃源居」走去。連接兩棟大樓之間的小巧花園，順著山坡種植一叢叢花色錦簇的杜鵑和綠葉的淺黃桂花。山區陽光

充足、空氣清新，杜鵑綻放爭艷，桂花輕飄甜香。外牆鵝黃色的桃源居，每片大玻璃窗戶都釘上半截圓粗的鏽黑鐵欄杆以防範意外，也圈圍住一個步向凋零歲月的世界。在春天的夕陽餘暉中，它彷彿是美景圖畫中，一處唐突又不搭調的敗筆。

回到桃源居的 2A 三人房，目前只住著他和老謝。

老謝日夜糾纏吵著要向警察局報案，好解救這群被綁架的殘弱老人。剛開始，他信以為真老謝是被謀財綁票。三天過後，老謝的瘦小身影稍微靠近，他馬上閉目養神，豎立起一道無形的阻隔牆。老謝終於知趣地放開他，照舊去糾纏小倫打電話給警政署。

打開個人專用的衣櫃，內側板面浮貼著長孫王懷中的手機號碼，數字粗黑醒目，是兒子特地為他製作的厚紙片，讓他安心，與外頭親人接觸的橋樑隨時保持暢通。

拿著厚紙片，他又走回大食堂，找上正忙得不可開交的小倫，要求撥打電話。

「王爺爺，今天我已幫你撥過兩次電話了，電話不能照三餐打。」

他著實不記得自己曾有過煩人的舉動，小倫滿臉的不高興像一桶冷水當面潑過來，把期待親情溫暖的火苗瞬間澆熄。悻悻然，他又返回房間，打開床頭燈光，取下無時無刻掛在外衣的安養院人名狗牌，翻過背面來，小心翼翼地寫上懷中的電話。想到明天將有機會與任職圓山花卉博覽會警衛的長孫相遇，不禁歡心地露出笑容。

鄰床的老謝不知何時已悄然湊近身旁，逕自伸手往敞開的衣櫃裡，揪出一條墜吊著小正方形銀黑金屬片的老舊短項鍊，瞧了瞧，緊張低聲說：「瞧，果然被我猜中。你竟然是情報員……嘿嘿，有這碼東西。」

他發狠力奪回，快速把金屬項鍊掛上脖子，逼視老謝：「敢再碰它一次，我會給你他媽的好看。」

老謝像挨了打的小孩，怯怯然退回自己的領地，躺在床舖上，背對著他，不斷自言自語：「我也曾有過那塊狗牌。他們說，回不去了，就當垃圾丟了。」

瞄一眼老謝彎弓似的背影像一隻遭遺棄的老狗，孤獨得只剩下孱弱的呼吸和漫長的黑夜。他對自己剛才的發怒略感歉疚，但待一會兒，卻聽得傳來呼嚕打鼾聲。他站起身，替老謝蓋上薄軟的涼被。

直到上床就寢，他仍不放心地按摸著頸上的項鍊。朦朧之際，手指頭撫過銅片正面的三個字「王大民」，又不知不覺觸摸著反面的三個字「愛妻絹」。自從老妻離開人世後，短項鍊像保命平安符時常掛在身上，體溫暖和著冰冷的金屬物，不離不棄、永遠的陪伴。

隔日早飯後，搭乘院方安排的交通車之前，小倫再三吩咐，印有安養院地址電話的個人名牌絕對不能離身，又規定一室一小組，即使上廁所，也必須彼此等候。想到即將被如影隨身的老謝纏伴整天，他無奈嘆口氣，憐憫起院門口的杜鵑花慘遭叢生的野草藤物攀爬圍捆，幾乎不能呼吸了。

老舊交通車啟動後，他回頭張望，瞧見被推出來曬太陽，癱瘓在輪椅上的眾院友冷無表情地面對青山綠林，那呆滯凝視的世界裡，是否仍有聲音和色彩？或許，只剩下無止境的孤寂蒼白和冷漠空洞。

不知怎麼地，眼睛突湧起一陣發酸潤濕，他默然伸手撫摸胸口，金屬短項鍊和安養院的黑長繩人名狗牌都安全在身。

遷居到臺北市文山區快一年，除了偶而與親人搭乘捷運外出，他只認得國宅社區周遭的居家環境。高聳樓群的狹窄中庭水泥地，

到處點綴著狗屎和丟棄的飲料杯罐，蚊蠅擾人。假若妻仍健在，大概會忍不住一邊嘮叨、一邊清掃，再貼上警告標語，彷彿她是大樓住管會的主委。

此刻，坐在車內，透過半開的車窗，龐大車陣的喇叭吵雜聲像熱潮滾浪衝擊而來。拍一聲，他趕緊拉上玻璃窗。路途中，車內混濁的空氣加上市區緩慢車速的搖晃，很快地把他推進遙遠的陳年舊夢。

……「王大民，把咱身上的兵籍牌埋葬在故鄉的泥土裡，……來世……報答。」嫣紅血珠成串從王排長的額頭冒出來，滴滴匯流成腥紅血水滑過鼻梁，溜進蒼白顫抖的紫黑嘴角，再轉化成訣別斷句，六十多年來，它不斷迴響在耳旁。

江南撤軍戰亂中，被拉伏入伍而磨練得少年老成的傳令兵王大民匆促換穿軍服，瞬間蛻變成軍官王天民。名字只差一筆橫畫的仿造作假，在掙求生命存活的動盪時代裡，那僅是滔天駭浪中的一顆小水泡。水泡承載著一粒希望種籽漂洋過臺灣海峽幸運的碰著寶島陸地，發芽生根，茁壯長成大樹。

海島四周都是棉白的浪花泡沫，沖上來又退回去，未曾靜止過。

突然覺得有人拉扯衣袖，他清醒過來，驚覺自己的嘴角正懸掛著一條晶瑩粘稠的口水泡，趕緊尷尬地別過臉去。旁座的老謝遞給薄紙巾，說句解圍的話：「人老，睡熟了，會流口水。我也常常這樣子。」

來到圓山花博會入口處，烏壓壓一片人山人海，看不見綿長隊伍的首尾。明豁陽光照耀著高大花牆上方多面隨風飛舞的旗幟。花牆下，一個原住民音樂團體正以嘹亮悠揚的歌聲揭開盛大的花之饗宴。

遊客人海中的他，被高亢的歡樂氣氛感染得心房猛跳。這山川般雄壯的歌聲來自愛妻秀麗的故鄉，是高山祖靈原始的語言和神話。女主唱者身穿的原住民服飾的圓形圖騰頗像妻年輕時的烏亮眼睛，閃爍著青春戀火，在記憶裡燃燒永不熄滅。

他皮膚斑皺的雙手不由己跟著節奏打拍子，彷彿跳回許多年前，救國團主辦的時代青年營火晚會。那時，剛從軍職轉任學校教官，他自願分發到偏遠地區，好避開都市名校對學歷背景的嚴格查證。

妻是營火會臨時護理站的護士，適婚年齡，沒有人追求。

那天夜裡，她主動走過來幫忙，往猛冒大量灰煙、奄奄一息的營火柴木架噴上少量煤油，三分鐘過後，又噴一次。瞬間，熊熊大火燒向黑絨似的天空，照亮了他隱匿深處的空虛心靈，更烙印上一個嬌小的倩影。

人群長蛇在亢奮的山歌中緩慢移動，通過驗票閘門，由花博導覽員帶引，前往爭艷館繼續排隊。他不願再被老謝牽絆住，朝相反方向悄悄離開隊伍。沿著小斜坡，來到櫻花樹林中的名人館。鄧麗君的玉照和輕柔甜美的歌聲讓時光倒流，彷彿走回服從強權、人人喊愛國的時代。

妻一輩子是小鄧的忠實歌迷。操作家事時，喜歡哼唱甜蜜蜜；休閒輕鬆時，總想起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幸兩次流產後，家裡一片靜寂，寒風吹走了歌聲。

每天上班前，他向金屬項鍊默默祈禱的老習慣，不久被妻發現。

「是婆婆的遺物？」

他搖頭，不作聲。

「是老情人的舊信物？」

他無奈搖頭，仍舊不發一語。

陷入冰雪凍境的夫妻關係過不了三天，他繳械投降。只簡要地告訴妻，這一片保命牌轉化了他的一生，沒有它，就沒有今日的他。為取得妻子更堅定的信任，在金屬片的背面刻上了愛妻的芳名。

當晚就寢，看著枕邊沉睡半裸的她，心頭湧現一陣酸甜苦辣、難以排解的惆悵。他撫摸著銅片的雙面，金屬的冰涼從手指頭緩緩傳達到腦海的記憶深處。那裡掛著一面布滿黑鏽斑點的模糊鏡片，長久以來，一直不敢去擦拭；深怕磨光擦亮後，明鏡裡重現的真相將銷毀眼前所擁有的一切幸福。

這複雜的難題在獨生兒子誕生後，漸漸淡化而埋入心底的黑洞。

名人館的女志工告訴他，透明玻璃罩子內展示的是鄧麗君最喜愛的嬌艷玫瑰，永生不凋謝的花朵。他搖頭不相信，愛情和親情都會變質，更何況四季更換的植物。隨著觀眾走進館內的星苑，滿座無虛席。幸好偏角落有一對年輕情侶禮讓了位子，他才得以歇腳稍作休息。

繞樑三尺、充滿京劇韻味的郊道，自大型螢光幕款款唱出。

夜深沉、聲悄悄，月色昏暗。風淒淒、影搖搖……。一路行來無人煙，嚇得我膽顫心寒。啊……啊……啊。

王排長擅長老生唱腔，一聲啊……啊尾音足可拖拉得二十來個呼吸，唱得弟兄們思鄉熱淚潸然流下，是生死逃難的險峻路途中，唯一剩存的回音。此刻，他禁不住跟著螢幕哼唱，顧不得旁人詫異的眼光，把思念親娘和妻子的排側情懷，在音樂的掩蓋下盡情宣洩。

愁腸迴轉的歌曲竟只唱一回，即到換場的時間，觀眾紛紛離席。飽滿的惆悵仍在心懷裡滾轉，他不想就此切斷，在出口處逡巡又折回頭，卻被志工善意攔阻和告知，重來需要再排隊等候。

啊……啊，再排一百次隊伍都心甘情願。

名人館的前庭花園已是人頭長龍，仔細一看，老謝赫然站立在可優先入場的愛心走道。他慌張的避開，穿過小徑，順路來到遼闊的地景花海。千株的各色名種百合花叢凝聚成一股濃膩透鼻的香氣，令人留戀忘返。藍天、綠地、花海編織出繁華城市難得一見的秀麗美景。

眾多遊客在花團錦簇的波浪中攝影留念。一面浙江寧波市考察團的小旗幟吸引住他，稍微靠近，一團像吵架似的硬骨方言雜亂刺耳，有幾分耳熟又不全然聽得懂。瞧著身穿西裝的大陸遊客，他竟然有著本地人看外鄉人的好奇趣味，一股身為臺灣人的欣慰和驕傲感油然而生。

數十年來，寶島甜美的水米川流在他每一滴血液裡，是生命存活的依賴。

愣看一會兒，他淡然放棄與故鄉陌生人攀親問故的興致，獨自在大理花、孤挺花和各色花卉土丘之間兜圈子，卻又莫名地尾隨飄動的小旗子走向園區公車候車亭。當他掏出老人悠遊卡時，服務志工趕緊說明，遊園公車全程免費，建議他從最遠處的大佳園區慢慢玩起，最後再回到圓山，完成一日遊的美好句點。

嶄新低底盤的車子順著基隆河沿岸蜿蜒前進。青磁色的晴空對映著碧藍清澈的悠悠河水，他首次驚豔臺北市的風光美貌，乾淨翠綠得像月曆裡的歐洲夏景。

抵達終點站，強勁冷寒的河風迎面撲來。

古香古色、宮殿般的圓山大飯店聳立在對岸的鬱林山丘上，昔日曾是權勢富貴的圖騰；今日，遙遠看過去，依舊驚嘆它是寬廣視野的焦點。妻癌症復發，北上治療無效後，他突發奇想，在返回老家之前，想讓她親手觸摸這棟金黃玻璃瓦、紅柱細雕樑的皇宮，為

最後的記憶留下珍貴的彩照。

老妻萬分期待，兒媳兩人卻以病人可能不堪折騰而婉拒安排。

呆坐在基隆河畔的希望噴泉馬鞍形觀賞露台上的他，眼眶裡滾動著悲哀的淚水。這時，身邊的無障礙坡道上，一對中年夫婦推輪椅載著一位病殘的老婦人來觀賞水景。老婆婆眼神茫然，對眼前的山景水色無動於衷。忽然間，遊河的汽艇鳴叫啟航的長笛聲，撩起船內和岸上人群的一片歡呼。

含淚的他被感染興奮，跟隨眾人揮手擊掌，露出無限的羨慕。

老妻和媳婦的隔閡起源於當年的訂婚采禮。窮哈的兒子要買鑽戒來表達堅貞永恆的愛情；母親卻堅持每一分錢仔都需存蓄下來，好預備購屋。大臺北居不易，片瓦遮風雨比浪漫情愛更為重要。

愛得昏頭又負氣的年輕情侶參加團體結婚，只寄一張婚紗照片回老家。妻悶忍整日，隔天卻電匯給兒媳一筆款項好購置國宅，那是多年省吃節用的老本。妻既放不下婆婆的威嚴，又難捨對兒子的牽掛；他只好像三明治的中間夾層，任勞任怨，使盡方法粘住雙方。

長孫懷中的誕生拉近了樸素的後山和繁華大都會的遙遠距離。

攀山越嶺，每趟花蓮到臺北的路程總讓妻暈車累病好幾天。她從不畏懼，憑著一句話：「那是王家的血脈，看著他長大是我們的福氣。」

重病的妻在國宅與醫院來回奔波個把月的痛苦情境，一幕幕浮蕩在水面，強風吹過，散化開來，連個泡沫都沒有留下。

忽然間，輪椅老婆婆咳嗽起來，一陣比一陣緊烈，濃痰在喉頭裡打轉。中年婦人又拍背又拿紙巾，好不容易的接住流溢出嘴角的黏稠痰沫，濕滴滴地串成黃白暗灰的風燭殘年。

看著輪椅三人行徐徐離去，他巍然站起來，腳踝一陣麻痛，又

跌坐下去。不遠處，一位站崗的學生志工跑過來關懷，指出廁所和飲食攤位的方向，又善意地扶他一把，慢慢走下觀景台。

從洗手間出來，經過花卉景觀園的兒童探索區，一大群家長陪伴孩童們在毛茸茸的植物間穿梭玩賞。含羞草、迷迭香和各色小菊花被細碎小石頭分隔成迷宮似的區塊，小朋友看著、摸著、聞著，新鮮體驗帶來此起彼落的歡叫聲。有些幼童忍不住想摘折植物卻被年輕爸媽機會教育，不停的叮嚀。

「你是地球小小兵，要保護美好的東西給大家觀賞。」

那年春天，就讀國小六的懷中帶著相差八歲的弟弟來奶奶家度假。潮濕溫熱的夜晚，透天厝後邊的小溪流草叢裡，點點螢火蟲飛西飛東。一大群提著小燈籠的精靈引逗得窩住都會高樓的孫子們雀躍歡樂，流著汗、追著跑、大聲笑。

小孫子玩瘋了，不肯回家就寢。

他突發奇想，用塑膠袋捕捉著幾隻螢火蟲，再放進玻璃罐子，讓孫兒提著閃光的勝利品興高采烈地回家。隔天清晨，懷中呆愣看著玻璃罐，良久才說話：「星星死了，再也活不過來。」

當時，他被妻痛罵一頓，彷彿犯下一件不可原諒的重大罪過。

他看著蹲在花草叢裡玩耍的可愛小臉孔，不禁嘆氣，當小天使們遠離這些大自然的玩具時，也就是告別童年的時候。

依循學生志工的建議，他買了一個五十塊錢的花博銅板便當。滷得入味的薄片排骨搭配 Q 軟的白米飯十分美味可口，讓他忍不住再買一個，暗中慶幸自己明智的決定，今天可以暫時擺脫安養院望之心畏的特製養生餐。

安養院午餐過後，照例有一段漫長的臥床休息時間，讓人睡得晨昏顛倒、神智迷糊，空寂的時光似乎凍結不動。他時常呆瞪著懸

掛在天花板角落的蜘蛛網，默數著昨夜又增添了幾隻不幸的昆蟲。不禁茫然自問，是時間把人退化成失智？還是環境逼人變成癡呆？或許再待個幾年，歲月會給答案。

時過正午，園內接駁站等候公車的人群仍排長龍。方才，吃得有些過飽，又覺得有點困倦。他漫無目地的尾隨一群高中學生搭上花博公車，只過一站即到新生園區，大夥兒又紛紛下了車。跟隨人潮，他漫步在吊滿五色花籃和一層層立體花牆的花之隧道，腳步越來越沉重，極須找個地方停歇休息。

新生園區的志工熱誠推薦閩式建築的花茶殿，是超過兩百年歷史的林安泰古厝的縮小版。

二進式、五間起，雙護龍的四合院建築物前面，有一彎聚寶納財的月眉池，給古厝的環境生色不少。水泥塑造的洞石山則平淡無奇，變成學生們攀爬遊戲的迷宮。繞過藍瓦白牆的長迴廊，順著小橋流水旁的一溜竹林幽徑隨意遊逛，不多久，即看見清淺水瀑沖刷著假山洞石並款款流向荷花大池塘。

池塘中，一座古香古色的觀景水榭帶出清幽之美，亭內設置有幾個仿古的長條木橈。他急先占個有背靠的椅凳坐下來，喝完剩餘的半瓶礦泉水，長嘆一口氣。耳邊聽得悠揚繚繞的胡琴樂曲，春風微含花香柔和吹撫，全身疲憊的細胞瞬間輕盈放鬆，不知不覺緩緩的閉上眼睛。

多年前，在妻子慫恿下，參加江蘇探親旅遊團。回到故土，江南故鄉依舊山明水秀，但他絲毫不願提起親友舊事；甚至對老母親的音訊都漠不關心。妻很不諒解，直嘮叨，莫非不是親生子女，怎可這般冷漠無情。

當年，鎮裡來了一批軍人，他好奇去看熱鬧，混亂中，被脅迫

抓去當小兵……。戰亂的日子裡，家中少了一張吃閒糧的大嘴巴，神智不清的母親曾否為他流下眼淚？塵封的陳年往事沉默地刻印在短項鍊的銅片上，悄然無聲，更說不得。

他板起面孔，冷冷駁斥妻，在那個年代能存活下來的，都是命運的贏家。

……朦朧睡意中，老妻朝他徐徐走來，雖看不清楚她模糊的臉孔，但他內心明白，她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了。

「我曾一再勸你，千萬不能賣掉透天厝，那是你最後的老窩。」

「一個人太孤單，不得不來投靠兒孫。」

「年老了，要習慣跟孤獨做朋友，把它當成自己的影子。」

「我嘗試過，沒辦法做到。」

「過度依賴子女會丟失原有的自尊。」

「我要求的不多，只想享受一點點關懷就好。」

「不，你奢求了，婆婆也是孤單地走到生命的盡頭。」

「她老人家？」

「是，我遇見了王天民的母親。」

「等等……。」

他嚇出一身冷汗，從甜甜的午睡中驚醒過來。王天民這揪心的名字迫使他趕緊伸手往衣領內摸索，觸碰著溫熱的金屬短項鍊，但安養院的人名狗牌卻不翼而飛。慌亂的搜遍全身上下，依舊沒有半點影子。

霎那間，腦筋一片空白，分不東西南北，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只瞧見偏西的太陽威力逐漸減弱，光線投射在暗灰的假石山拉出長長的影子。水池邊，兩株秋香綠楊柳垂枝絲絲條條輕撫水面，滑出一陣陣細細碎碎、不間斷的漣漪。

呆愣好一會兒，他不禁自責：「莫非，真的老得痴呆了？」

必須找回人名狗牌，上面有安養院的資料、他的姓名、背面有長孫的電話，千萬丟不得，絕對不能丟失。……那一張名牌代表著今日的他。

走出花茶殿的富貴門，一整排臺灣美食攤位映入眼中。牛肉麵、蔥燒餅、臭豆腐、擔仔麵、魯肉飯，各式臺灣小吃應有盡有。每一個攤位前面都排上長龍，尤其珍珠奶茶更是熱鬧人潮。

有一年夏天，夫妻倆來臺北探親，長孫懷中買了一杯珍珠奶茶讓他嘗過香甜滋味後，就深深迷上了。可是，自從搬來國宅定居，唯有拜託小孫子台恩跑腿購買，方可喝到這樣的人間美味。兒媳婦頗有意見，認為理當買五杯才顯得公平，對家人怎可厚此薄彼。想到購買五杯須花費不少錢，他再也不敢提起。

前年，順利賣出花蓮透天厝，獲得的屋款將匯往臺北。兒子問他該怎處理？

「一半給你夫妻倆，算是補貼我往後的住宿費用；另一半替我做定期存款，是將來的棺材本。」

「多問您一件事，請別誤會。你的退休俸又如何處理？」

「等我百年之後，平分給兩位孫子購屋安家。」

兒子只淡然說聲謝謝，沒有想像中的感激和興奮。直到前些日子，與國宅社區的鄰居聊天，他方才明白，那筆住宿費只夠買臺北市的一個停車位。

排隊等候時，奶茶攤位突然貼出告示牌，珍珠粉圓已售完，須稍待補貨。口乾舌燥，又苦苦思索該如何找回安養院名牌，他請教了穿花博背心的志工，開始踏上返回圓山區的花之隧道。沿途路過一座小廟宇，叉路轉彎處種有多棵古老榕樹氣根盤結、綠葉茂密，

帶來漫步森林的清涼感受。他停住腳步，幾分猶疑，眼前的綠色隧道似乎跟中午走的那條路很不一樣，不知通往何處。

他隨手攔住一位穿校服的國中男學生問個明白。少年自告奮勇走在前頭，熱心帶路。活潑的身影讓他立即連想起正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小孫子台恩。

小國宅原本很勉強地分隔出一大兩小的臥房，因他的到來，兩位人高馬大的孫兒必須擁擠住在一起。

那天清晨，上學時分，他正在浴室裡盥洗，聽得外邊傳來台恩吵鬧的聲音。

「為什麼要我讓出房間？那是我讀書睡覺的地方。」

「沒辦法，是你爸去接阿公來住的。」

「阿公什麼時候回花蓮？臺北不是他的家。」

兒媳婦避開問題，接著嘮叨起孩子的成績退步和上課打瞌睡的新毛病。

靜待他們陸續出門後，他才悄悄溜進窄小的斗室。坐在床沿，看著自己無處可收納的大行李箱壅塞在小書桌下，彷彿是個燙手的大型垃圾，醜陋又令人頭疼。無意中，眼光觸及長孫近日贈給的電子血壓計，紙盒上黏著長長的記錄表和一張健康五蔬果的笑臉貼紙。妻曾說過，這位性情溫吞的長孫像極年輕時的他，悶葫蘆的個性，習慣把委屈和受氣當米飯軟吞下去。

幾次半夜起床如廁，瞧見小伙子單獨窩在長沙發睡覺，他心裡明白，兄弟倆大概又吵架了。

風吹湖面不平靜，他是那不請自來的東北季風，冷掃得這屋內一家子無可奈何，暗怨不敢言。半年來，家庭的冷戰陰霾把他推向，該理性的離去？或是繼續逗留？的十字路口。頻頻添加酸味兒的親

情逐漸變質了。

每月一次，兒子照例拿著預約單帶他到榮總醫院看病取藥。等候門診時，他聽得隔壁座位的兩位中年婦女在熱烈討論。

「送去養老院，怕被別人說閒話，臭罵不孝。」

「人老癡呆失智，住那個地方不都一樣。有人伺候吃喝拉屎，就夠幸福了。」

句句尖酸的對話堆疊成千斤重的鼎鐘衝撞過來，他招架不住、頭暈眼花，讓兒子攙扶走進看診室，面對腦神經科醫師時，語無倫次地像受驚嚇的幼童連名字都說不準，竟說自己是王大民。

醫師面露質疑，順手開了單，轉診老人精神科作進一步檢查。折騰了半天，接近正午才疲憊不堪地返回國宅，兒子趕緊騎摩托車回公司銷假。

平時，低層樓房的煩人噪音特別多；此刻，室內卻寂靜得令人發慌。大同電鍋的定時鐘拍一聲提醒他，昨晚剩餘的飯菜已經蒸熟了。堆積在大海碗裡的菜餚熱過頭，總是混成油腥糊爛的怪味道。他不禁想念起老家巷子口，老黃的蔥燒鯽魚肚內的卵囊飽滿又滷得香硬透味。把懷念的美味用想像來攪拌眼前食之無味的午餐，已慢慢形成一種麻木的習慣了。

兒子曾向精神科醫生說，父親常記不得剛才吃過什麼食物，平日吃得少又餓得快，似乎是老年癡呆的徵兆。

他無奈嘆氣，心裡像壓著一塊大石頭，揣摩不出自己是家中的一份子，還是暫時寄人籬下的過客。不知為何，居然濃濃思念起那一間被他輕易賣掉的透天厝。

妻說得對極了，即使老死在老窩巢，依然擁有人的基本尊嚴。

花之隧道的上下燈光忽然亮起，因投射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不同

的趣味性光影，遊客紛紛駐足觀賞讚嘆。在花廊盡頭處，少年遇見了熟識的同學，於是轉身向他揮手道別。他趕緊叫住男孩幫忙投幣販賣機，買了幾罐飲料。離去的少年一邊喝著冷飲，一邊頻頻回頭看望他。在夜晚柔和燈光的襯托下，那張生長在太平時期的年輕臉龐散發出淡淡的擔憂和質樸的天真。

一股被關懷的暖流撫過他的心田，居然感動得眼眶發熱潮濕。

喝完飲料，精神恢復許多，心思又盤回未解決的難題。徐徐放眼看去，一座採用竹子編織成藤椅圖案並作為隔牆的涼亭式建築物，挺立在寬大的水池中。半開放的一樓空間擺滿各式紀念品，人潮進進出出，生意火熱。他買了兩個花博小精靈手機套子好送給孫兒們。

走出賣紀念品的風味館，天色已暗，盞盞柔黃的路燈點綴著一處處寬廣且風情獨特的各國庭園，讓他有些弄不清楚自己是否仍身處在臺北市。

館外的淺水池底有多個圓形的強度燈光透射出水面，彷彿在黑絨幕簾繡上一輪輪泛著霧氣的迷濛冷月。水波盪漾時，他學起身旁的幼童蹲下身子，伸出手去撫弄，讓濕濕涼涼的月光滑過手心，流進心底的洞窟。

假若簽了住院契約，將有一席半坪寬的床位可安心睡覺，隨時做個白日夢。安養院早餐的牛奶燕麥粥香醇可口，有助於降血壓；偶而播放李寶春的野豬林來打發春雨綿綿的漫長下午，跟著哼唱也是一番樂趣。試住期間，令人意外驚喜，兒子下班前總會來一通問安電話，幾句隨意閒聊都能讓他眉開眼笑，心窩暖呼呼。老謝雖不討人喜歡，但此刻若能待在身邊，有個友伴壯膽好商量，該多好。

假若不簽約……，他搖搖頭放棄繼續往深處思索，巍巍然想站立起來，腦袋突感覺暈眩恍神，身體不由主地往池邊傾斜過去。

水池旁爆出一陣恐慌驚呼，幼童的父親快速猛抓一把，硬生生把他拉回來。

「老爺爺，你怎麼單獨一個人呢，多危險！」

「沒事，沒事。」

「你的家人呢？」

「沒事，我沒事。」

回過神來，他蒼白著臉慌慌張張地逃離人群的注視，往竹林森森、有個茶壺綠雕的庭園快步走去。一位中年男志工熱心介紹，這茶壺意味著奉茶好客的臺灣精神。慌亂的他只想趕緊找個座位安神歇息，無法好好欣賞眼前櫥窗內，排列多盆芳名臺灣阿嬤的原生種蘭花，象徵多子多孫。

這時候，隱隱的鼓聲從大廣場另一邊的建築物內飄傳過來，有表演的場所必然有座位。眼前，急需找個歇腳的地方，好好思考如何找回丟失的人名狗牌；沒有安養院和孫子的聯絡電話，意味著自己將面臨流落街頭的尷尬慘況。

他暫時壓下恐懼害怕和疲累饑渴，邁開大步朝外形構造像一隻黑白變形蝴蝶的展館走去。

館內告示板寫著節目「花蕊渡河」才剛開演，管制入口的志工猶豫不決是否該放他進場。不遠處，觀眾席的斜坡階梯上，站著一位身穿保全制服的年輕警衛。懷中的身影閃過腦海，他手指著警衛，口齒不清地解釋一番。志工以為年長的他找著了走散的親人，趕緊請他入席愛心特別座。

現場寂靜無聲，冰黃朦朧的燈光並沒有全部打暗，留下一道有如黎晨空寂的曙光在舞台上。一位身穿白袍的女演員把手中的鐘鈸輕輕一碰，清盈聲音似一縷游絲懸遊盪在觀眾專注的感動中。又有

一位女修行者彎腰拿起路邊一株含苞的小白花，不知為何，她竟驚喜得目瞪口呆。

似懂非懂的觀賞一會兒，太疲倦了，他剛閉上眼睛，馬上被一陣雄壯強烈的鼓聲灌耳驚醒。

舞台的燈光豁然全部明亮，身穿無袖寬大修行衣褲的男女演員一字排開，結實的手臂整齊畫一地打出咚咚鼓聲，震撼的節奏中，響起大銅鑼衝徹雲霄的砵砵迴響。擊鼓有快、有慢，輕慢的時候像僧侶敲木魚；飛快的時候如湍水奔騰、澎湃洶湧。瞿然間，又無聲無息，落入一片岑寂寧靜。

靜如止水的年輕僧人們忽然揮舞起長木棍，驚動山河的鼓聲把他推入逃亡的破舊船艙。

夜黑風高的海面上，聽得砲彈爆開的催命巨響，方才驚覺自己仍保有呼吸和心跳；從船艙裂縫灌進來的海水隨著浪潮起伏，逐漸擴裂成冷笑的巨嘴，等著咀嚼戰亂的殘魂。在那墨黑暗處，連一枝手槍都沒有的他，硬撐著軍官假鎮定的空架子，不停撫摸環繞頸項的銅片，閉上雙眼向王天民祈求，請允許他替代他，再活一次。

雄壯的鼓聲逐漸轉為低沉緩慢，如輕語喃喃喚醒風雨中掙求生存的本能，又彷彿在陳述生命過往懷空的自然定律。

疲憊不堪的他兩眼呆瞪得酸痛，心臟被撼動的鼓聲衝擊得幾乎喘不過氣，一陣下腹尿急逼得他急切站立起來，東張西望，像一隻落單突兀的白頭野鶴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

顧不得觀眾們紛紛投射過來的責備眼光，他依循志工的手勢指引，快步狼狽地奔向洗手間。

舒暢解放過後，站在洗手台前，用力轉開水龍頭，冷不防被大量自來水噴得前胸衣襟一片潮濕。這時猛然想起，丟失的人名狗牌

似乎和衣服弄濕有所關連，卻又想不起來在哪兒掉落的。

眼前的大片明鏡中，一位憔悴累壞、淚光盈眶，軍服血跡斑斑的年輕男子正注視著自己。

「小兄弟，咱記得你，你怎丟失了自己？」

「長官……，為了你，我一直努力的活著。」

「無論走到那裡，咱倆誰也離不開誰，就像歡樂和悲哀總綁在一起。」

「可是，我把王大民弄丟了。」

「是你故意掩埋他。」

「我害怕……。」

「能活到今天，該滿足了。」

「可是，我怎……找不到自己？」

鏡子裡的他點點頭，瘦長濕漉的手指徐徐指向遠方。

霎那間，他豁然想起，那張人名狗牌是在看得見圓山飯店並有藍天長河的大佳園區丟失的。那時，衣服不小心被自來水噴濕，他取下掛在前襟的名牌，隨手放在一旁，轉身又走進廁所，想拿衛生紙來擦乾，居然在區區幾秒鐘後，回過身來時，把方才的記憶抹忘得一乾二淨。

「王大民，你真的痴呆、沒救了。」

伸手往褲子口袋裡摸索，衛生紙依舊仍在。他禁不住無助地哭泣起來，臉上濕答答，分不是水滴、還是淚珠。輕輕抹去淚水，冷靜細想，或許可以向花博志工求救。今天，到處看見他們友善禮貌的笑臉，讓人安心和信任。

心慌意亂的走出洗手間，在隆隆震耳的鼓聲中，他遠遠瞧見一群人正面走過來。仔細一看，有臉色焦急的中年兒子、身穿警衛制

服的長孫、滿頭大汗的小倫和幾位花博志工，個個神色慌張、腳步匆忙。

像走失的幼童見到家人，他再也忍不住，任憑成串的老淚順著臉龐的法令皺紋滑進乾渴的嘴角，濕濕鹹鹹帶著一絲溫熱。

「王爺爺，真是謝天謝地。大家找你，忙成一團。」

「抱歉，對不起。」

「爸，你為什麼要脫隊？萬一發生意外，怎麼辦？」

「我真不應該。」

「阿公，幸好名牌後面有我的手機號碼，花博本部馬上展開尋人……。」

「懷中，有你真好。」

喜相逢有指責，更有關愛。

他垂下頭來，疲累得跨不出腳步，任由兒孫攙扶著，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舞蝶館的出口。表演的節目可能接近尾聲，聽見觀眾席傳來如雷動的掌聲。他停住腳步，若有所感地舉起雙手向舞台上的眾擊鼓者揮手致意。

小倫叫了計程車，問要開往家裡，還是安養院？兒子回答，今晚住家裡，讓老人家安神收驚。

他摸撫兒子粗壯的手臂，微笑點頭致意，又伸出左手緊緊握住年輕孫子厚實的手掌，緩緩說出自己思考一整天的決定。

「明天，陪我到安養院簽約。」

「爸，不要勉強。」

「我這輩子有你們就滿足了。」

「阿公。早上，我媽媽有提醒，明天是你的生日。」

「是嗎？我忘了……喔，是他的生日。把蛋糕帶去安養院，大

家一起分享。」

「好，我來訂大尺寸的蛋糕。」

計程車開開停停，一路往文山區平穩行駛。老王閉上眼睛，耳邊似乎又聽得隱隱鼓聲，腦海浮現出舞台上的白袍女修行者……。空谷山靈，露珠沾濕草徑，喜見路邊一朵小花，迎向陽光，全力盛開。……八十來歲，多活一天算是賺到一天，人生充滿無數小確幸。

啊……啊，生命真美好，美好在心滿意足。

模糊地晃入瞌睡之際，小倫遞過來丟失的人名狗牌。他察看一番，確定完整無缺後，趕緊掛上脖子，把安養院名牌與金屬短項鍊緊貼靠在一起，乾癟的嘴角掛上如釋重擔的滿足微笑。

評審意見

〈雙面名牌〉

宇文正老師

〈雙面名牌〉是一篇「大江大海」類型的短篇小說。描寫戰亂之中，主角頂替他人之名倖存下來，在喪妻之後、面臨逐漸失智的未來，風燭殘年的老人回首一生，是活了他人的一生嗎？迷惑中，道出大時代的沉痛、悲哀。主角與兒、媳、孫兒的相處中，有現實的衝突，也有溫暖與和解；敘述節奏舒緩，細節豐富動人。不過，其中有一些不夠周延的情節，例如主角隨安養院一群人前往花博參觀，從走失後至末尾家屬接回家中，安養院人員不再出現，有違常情。

得獎感言 鄭端端

很感謝新北市文化局在文學獎項內特別創新「黃金組」。世代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學習方法、表達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在網路文學發達的今日，銀髮組不容易有發揮文筆的空間，因此再次感謝文化局錄用拙作。

二〇一〇年我加入臺北花博會的導覽志工行列，服務於新生園區的遊客中心。一位與親友走失的老婆婆，除了微笑，聽不懂任何一種語言。熬過三小時的苦等，當安養院的照顧員出現的剎那，老婆婆像幼童重遇親人的感人場面深深印烙在我的腦海。這三個小時裡，她在想什麼？

害怕恐懼？空白一片？還是篤定，只要按兵不動，救星肯定會出現。這些元素促使我完成這篇文章。

剛踏入初老年齡的我，很感恩還能有機會以文會友，謝謝。